

通玄真經卷之十二

壁圭

上禮

然希子註

老子曰上古真人君古之呼吸陰陽而羣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領理隱密自成純樸純樸未散而萬物大優和萬物天下無事各乃遂其性無相侵害故並優游也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昧昧懋懋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悟乎天地之間其德煩而不一時始畫八卦以通神明為網罟以畋以漁離蒙覺悟其居於天下漸失其本德煩不一比玄古之時以為衰也及至神農黃帝覈領天下紀綱四時和調陰陽於是萬民莫不竦身而思戴聽而視故治而不和伏羲作耒耨以教民播種黃帝造軒氣走物絕而止之造書契建曆曆紀四時和五行恐失其所使萬物皆殊身莫不注其耳目聽視德化以嚴物皆殊身莫不注其耳目其上故言不和也下至夏殷之世嗜欲達於物聰明誘於外性命失其真一至夏殷與嗜欲則誘於物外眩聽明則內失其真施及周室澆醇散樸離道以為偽險德以為行智巧萌生狙學以擬聖華誣以脇衆琢飾詩書以賈名譽各欲以行其智偽以容於世而失大宗之本故世有喪性命衰

漸所由來久矣至於周室道德全衰澆醜彌顯道孫德賈名譽以失大宗時之素薄從義軒已來數千載故云久矣非周室頽爾也是故至人之學也欲以反性於無游心於虛世俗之學擢德攫性內愁五藏暴行越知以詭巧切也名聲於世此至人所不為也擢德自見也攫性絕生也若夫至人定乎死生之意通乎榮辱之理舉世譽之而不益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得至道之要也至人者無代萬中有一為多也至人之學反性於華偽之場味神於虛靜之域不務其德不伐其才死生無變於已利害不經於心今之學者佛性命以求遠走聲譽以高名遂使姦叢競起忠王伏臣欲求世之治欲求身之安不可得之也

老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與而不奪天下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千萬物蕃息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係而從也玄古之君不冠以王天下而安其生不奪其利故四時和萬物理是以巢鳥探之而不驚走獸係之而不懼德之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為民害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惠則操其備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

有變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世之策一各生異情迥相殘害智詐相欺制器械而為備去其害就其利故先王變法非有常也常名也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後世因時而變者也譬猶師曠之調五音也所推移上下無常尺寸以度而靡不中者故通於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五帝不同法度猶師曠之調五音通樂之情知音之主夫五音以宮為主商以角為主無主於中即亂故立而規矩鈞繩之所用者能治人故先王之制不宜即廢之末世之事善即著之故聖人之制禮樂者而不制於禮樂制物者不制於物制法者不制於法制禮非禮也制樂非樂失其和也物制於物尚可也法制非法逾其故也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老子曰昔者之聖王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調陰陽之氣和四時之節察陵陸水澤肥瘠古堯高下之宜以立事生財除飢寒之患辟疾疢之災中受人事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列金木水火土之性以立父子之親而成家聽五音清濁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孟

仲季之序以立長幼之節而成官列地而州  
之分國而治之立大學以教之此治之綱紀  
也此治天下得道則舉失道則廢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盛而不敗者也唯聖人可盛而不敗聖人初作樂也以婦神杜淫反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不顧正法流及後世至於亡國其作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為姦偽以解有罪而殺不辜其作圖也以成宗廟之具簡士卒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弋獵以奪民時以罷皮音民力其上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民懷德至其衰也朋黨比周各推其所與廢公趣私外內相舉姦人在位賢者隱處天地之道極則反益則損故聖人治弊而改制事終而更為其美在和其失在權聖人之道曰非修禮義廉耻不立民無廉耻不可以治不知禮義法不能正非崇善廢醜不嚮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聖王

在上明好惡以示人經非譽以導之觀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錯措音而不用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州之高以為九卿一國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立官分職任賢去邪為王者取法耳目以和萬姓以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儁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明於天地之道通於人情之理大足以容眾惠足以懷遠智足以知權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信足以得眾明足以照下人儁也行可以為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守約廉可以分財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傑也守職不廢處義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人豪也此擇才之道知人之因有一如此英儁即可用之若燕而有之即聖人也豪傑各以大小之材處其位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下和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嚮仁義其於化民若風之靡草今使不肖臨賢雖嚴刑不能禁其姦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天地之性也故聖人舉賢以立功不肖之主舉其所與同觀其所舉治亂分矣察其

黨與賢不肖可論也聖人用人各以其才而官之不相逾越則天下也治  
老子曰為禮者雕琢人性矯拂其情目雖欲之禁以度心雖樂之節以禮趣翔周旋屈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澂而不飲外束其形內愁音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為哀人何則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防其所樂是猶圍獸而不寒其垣禁其野心決江河之流而壅之以手故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夫禮樂之情樂而防其所樂則欲不可止樂不可禁樂不可禁必至淫禮不可防必至忘而由開圍夫禮樂決河止流一失其真事遂不遠也者過情閉欲以義自防雖情心咽噎咽音苗也形性飢渴以不得已自強故莫能終其天年為禮拘束不放肆迫於情性皆強為之故不終天年也禮者非能使人不欲也而能止之樂者非能使人勿樂也而能防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使無有盜心哉謂不問者欲何假防防不積貨財無防盜竊也故知其無所用雖貪者皆辭之不知其所用廉者不能讓之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為

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其欲之為言如此知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已萬物變為塵垢矣直為無用天下之物化為糞土故道備無為之事害歸有欲之人也故揚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親道笑若無欲止沸在於

去

老子曰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純樸散而禮樂飾是非形而百姓眩珠玉貴而天下爭道德既亡仁義不足以制其情禮樂不足以禁其欲一人而之百姓爭之則亂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貴賤也義者所以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人道之際也末世之禮恭

敬而文為義者布施而得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也故水積則生相食之蟲土積則生自肉之付禮樂飾則生詐偽猶揚火以自焚投水以自溺且禮義本無害人之性其由水火也亦無害人之心用合其道則吉乖其道則凶也末

世之為治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醇散天下之樸滑亂萬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燧爛人失其性法與義相背行與利相反貧富之相傾人君之與僕庸不足以論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

則暴亂起故多欲則事不省求賒則爭不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不能禁也

老子曰衰世之主鑽山石挈金玉槌礮鑿清銅鐵而萬物不滋剝胎焚郊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麒麟不遊構木為臺焚林而畋竭澤而

漁積壤而丘處掘地而井飲澹川而為池築城而為固拘獸以為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序雷霆毀折雹霜為害萬物焦天處於大半草木夏枯衰世之主剖石索玉槌蚌求珠焚郊燬以害之非萬邦之過一人之罪也故夏足倉庫非不盈俄而覆宗絕祀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豈不痛哉故曰天三川絕而不流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周衰而三川竭晉微而沙鹿崩國之將與必有橫祥國之將亡必有妖孽也計人衆寡使有分數設機械

險阻以為備制服色等異貴賤差賢不肖行賞罰則兵革起而忿爭生虐殺不辜誅罰無罪於是興矣天地不得不變動人老子曰世之將喪性命猶陰氣之所起也主闇昧而不明道廢而不行德滅而不揚舉事

戾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人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遁而不言羣臣推上意而壞常踈骨肉而自容邪人諂而陰謀遽載驕主而像其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踈而不附田無立苗路無緩步金積折蔗壁襲無贏穀龜無腹著筮日

施天下不合而為一家諸侯制法各異習俗悖拔其根而棄其本鑿五刑為刻削爭於錐刀之末斬刈百姓盡其大半舉兵為難攻城濫殺覆高危安大衝車高重壘除戰隊使陣死路犯嚴敵百往一反名聲苟威蕪國有地

伏尸數十萬老弱飢寒而死者不可勝計自此之後天下未嘗得安其性命樂其習俗也末世主恃其威勢廣其土地盡生民之命求錐刀之末伏尸流血無時暫寧以至今日豈為有道賢聖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

者進其智遠者懷其德天下混而為一子孫相代輔佐黜讒佞之端息未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智能循大常隨枝體黜聰明大通混冥萬物各復歸其根夫聖人非能生時時至而不

失也是以不得中絕聖人見其機得其時勃

殘暴大庭蒼生天將降大任於其人不得中絕言必有其主也

老子曰鄴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蛟龍莫之歸也言水至清魚不遊也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蔭蔽也故為政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如此者譬猶廣華者也大敗大裂之道也為政以苛必敗之道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下太察不失

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先為不可勝之政而後求勝於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應火以水應水也同莫足以相治故以異為奇奇靜為躁奇治為亂奇飽為飢奇逸為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何往而不勝故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此明正奇相攻雖均人卒衆者勝力雖敵智以制愚智雖均而有計禽無計計數者皆相勝之術迷相禽此明權也

通玄真經卷之十二

洞靈真經卷上

何 璩 註

壁玉

全道篇第一夫心安虛極德明古德

元倉子居羽山之顏三年

羽山尚書禹貢在徐州舜典云殛鯀于羽山蓋在東裔後屬魯顏山之南面也莊子引此章云北居嶮壘之山即此山是也

俗無疵癘而仍穀熟

賢聖之居天祐神助近無疵癘而五穀豐稔頻熟日仍也

其俗竊相謂曰元倉子始來吾鮮然異之

鮮然驚異之貌也異其虛懷寂泊不在近情

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其或聖者耶

驗其利益故疑之為聖人

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

盍何不也既蒙厚利欲立為君何不建置宗廟并及社稷尸殺祝祭南面事之者乎

元倉子聞之色有不釋其徒屢囑從而啓之

屢囑元倉子之門人也欲元倉子心故從而啓之

啓之

元倉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其所如往

至人冥心絕慮有類於尸無事蕭然獨居環堵蒼生欣慕共往歸依察其所歸非由知者也

今以羽俗子父竊竊焉將俎豆于我其的之人耶

竊竊私議之謂也我本棲隱全道任真今乃俎豆相尊反成人之標的也

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老聃言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足我好靜而民自正今乃反此故不釋然

屢囑曰不者

不者猶不然也

夫尋常之汗巨魚無所運其體而鮫鱈音之制安仰之丘巨獸無所隱其軀而隻狐音之祥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汗池也運迴也鮫小魚而有脚制猶尋擅也六尺曰步七尺曰

通玄真經卷之十二